

十一

繡像繪圖續兒女英雄全傳卷五

第十七回

勝務敗官弁屢失機

死裡生惡僧兩遇救

話說韓七從廟中擒獲鐵頭陀，喜慶之至，扛着出廟走不遠，天亮了，仍在柳林放下。鐵頭陀打開包袱，要換衣服，只聽林外有人大喊一聲：「胆敢偷人家衣物，好好留下。」若不然，定要爾性命。原來一床被裹着鐵頭陀，遠看似包裹，躍進兩個人來，未能看得明白。及至臨近，忽聽鐵頭陀在裡嚷道：「老弟快來救我。」韓七一聽鐵頭陀說話，着急到底是不會董香，故工夫不大，到了柳林，鐵頭陀就緩醒過來。本是雞鳴五鼓，遠魂香天一亮，有的氣味就散盡了。鐵頭陀一醒，就睜眼一看，自己二背拴牢，連腿被人捆了，又有板擋着，心中着急，想這一官只怕有死無生。忽聽一聲崩嚇，將自己幸在地下，就看見拿他的認識不出，大約是安欽差手下之人。此難不能逃了，誰料那邊來了兩人，一喊：「再一看，正是太平瀨清水寨。」寨主歐鵬帶着頭目侯蒙，他二人來探法明的。昨日到了北關，天已二鼓，就住在北關店裡。今日清早往西關口外，正要尋找承壽寺，走到柳林，就見韓七扛着一件巨物，又類乎包袱，又似鋪蓋，撈在清早，猜他的偷來的歐鵬，向侯蒙道：「偕們何不劫下他？」侯蒙點頭，兩個人這纔往裡一躍。鐵頭陀就聽出歐鵬聲音，故爾高聲喊叫：「吾弟快來救我。」歐鵬與他自打捕聯盟之後，甚是契厚，焉有不救之理？韓七見鐵頭陀也醒，又有人躍進柳林，他一看，急要拉刀迎上來，不防後邊那人一揚手，一塊石子打來，正在韓七右手背上。韓七哎呀一聲，甩腕子，那刀就拉不出來了。眼着那二人用刀反要刺他，韓七撒脚就跑，雖然跑着，仍用着腕子。歐鵬侯蒙道：「緊緊一追。」鐵頭陀喊道：「二位不必追他，先給我解開。」歐鵬侯蒙問道：「你快把鍊師傳解開我。」追那入侯蒙回身走到石邊，一伸手將被子抖開，拿刀挑開繩子，鐵頭陀就站起身，將膀臂活動了一番，拉着侯蒙一同出了樹林，往下緊緊一起追去，離着不遠。韓七一急要奔樹林離得遠，此時渾身是汗，他急中生巧，一隻鞋照面門打來，說招寶貝，直撲歐鵬，把歐鵬倒嚇了一跳。一瞧原來是一隻鞋，哈哈大笑，說：「原來你這小輩就是這樣能為。」今天你休想逃脫，依我之見，你寨主把你拿住，倒便宜你韓七，實在不能跑了。心中發亂，兩眼發恨，不能跑進城去，往前一搶，腳下一滑，撲咚翻身栽倒後面，三入一陣狂笑，說你小輩，還往那裡跑。歐鵬往前一躍，舉刀就要往下，只聽有人大喊：「光天化日，胆敢在省城關廟殺人，待我來拿你。」

說着掄刀把歐鵬擋住。韓七扒起來一瞧。是謝標。這纔放心。原來謝標昨日敗了。跑回公館。與顧師爺大家商議。捉拿錢頭陀法。是日晚間。只有韓七與孫師爺和金剛未回。且都聽得錢頭陀寔信。謝標一人。清早欲獨建功。並未約會別人。亦不聽顧師爺調遣。私自出了西門。直奔柳林。走到離林不遠。過了一個小樹林。只見迎面跑着一人。後追者三人。看那前跑的像韓七。正要上前相助。不料嘆咚一聲。韓七栽倒在地。後面有人拉刀要殺謝標。就大嚷着搶上前去。與他殺起來了。一來一往。不到二十回合。歐鵬武藝比謝標強。只殺得謝標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謝標知不是對手。撒腿就跑。錢頭陀現在病勢甚重。不能支持。盼着回廟。韓七雖跑乏了。奈因謝標要敗。本因救他。難以獨自先逃。及至謝標跑了。他也跟着跑。歐鵬貪功。又有侯蒙相幫。他焉肯不追。回頭叫錢頭陀說。師兄請先回廟養病。等小弟追拿他。們於是追趕侯蒙相隨。追到樹林。謝標韓七一同跑進樹林去了。無奈歐鵬不捨。竟自追進樹林。侯蒙後面喊叫說。不必追了。林子裡一條弩箭嘯的一聲。正中歐鵬左肩。歐鵬哎呀嘆倒。林內跳出一人。舉刀就砍。幸而侯蒙趕到。拿刀架住。二人殺在一處。飛縱並跳。那肯絲毫放鬆。此時韓七謝標逃到林內。正愁無人搪塞。忽見有匆過來一人。攸了一枝弩箭。將頭一個追的射倒。二人太喜。再一看。正是郝金剛。跟着孫師爺。由昨日打聽明白。錢頭陀住處。孫師爺在省年久。在西關我个相好的。同郝金剛住下。商議一夜。打算今早探好回公館調兵拿人。未想到半路救了韓謝二人。那韓七正要上前幫助。謝標看歐鵬已然扒起。侯蒙力戰工夫太大。已經後力。不加見歐鵬扒起。他就要往回敗。無奈郝金剛不放鬆一步。只得勉力支持。惟孫師爺見了韓七謝標。說明以上情形。心中有个主意。暗令郝金剛住手。侯蒙見老郝懈怠。就忙往下敗。歐鵬也跟着跑下來。那時錢頭陀早跑回廟去了。孫師爺不叫郝金剛謝標韓七等追賊。說你們拿不成。反要犯着他。漏網莫若調齊大眾。圍住他的廟。連和尚一齊拿住。到是妙策。三人依了。趕緊同回公館。見了顧明山。回明從前各節。顧明山出令。忙傳孫祥安魏永福朱三徐三等上來。教他四人各帶五十名兵。在四面圍廟。呐喊助威。准在初更齊集。因韓七昨夜闖了一夜。故留他與謝標保護。顧孫二位師爺同在公館。到日落前。馮小江趙鵬周三郝金剛一齊扎束停當。飽餐戰飯。各帶兵力。陸續往承壽寺。且說歐鵬侯蒙回廟。錢頭陀已然回來。只是病的利害。同見法明各說以上情節。法明吩咐擺酒。大家計議。侯蒙道。我着此事。決難干休。欽差必來。須早防備。為要。他那

邊頗有能人法明聽了說你住口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想那安欽差手下這些副參遊守沒有甚麼能人咱們會過多少英雄從沒對手還講這些官兵將都是酒囊飯袋衣架而已他等不來倒是他的造化他若來一個我殺一個方知俺和尚的利害。侯蒙不敢再說錢頭陀道師兄雖然武藝習強我現又病着只有歐二弟侯爺齊爺可以迎敵俗語云好漢架不住人多還是防備為是齊明道我吃完了飯出去打聽如有信傳我回來報信法明這才不言語了。歐鵬這才向法明代歐鵬致意又表出特來探望之意又詢問法靜法聰在永福寺的事又與錢頭陀叙別後之事飯後齊明出去打聽再說馮小江等四人於傍晚時候到了西關離永壽寺不遠找了一個小酒鋪四人進去喝酒孫祥安已經來了大家議定一聲鐘响就圍住廟不准救出廟裡人來。趙鵬不放心叫人在廟外四圍巡察恐他們聞風逃脫誰知齊明得了信忙回廟報知依歐鵬叫大家歸清水寨法明又叫大家奔永福寺始而是法明不服尚要前去迎敵繼而是大家爭論逃往何處未免相攔了時刻天已日落還無章程齊明直催說兵已來了要圍住廟就不好了。法明即忙粧粉俾當帶了行李齊明也打扮了錢頭陀只得帶病而行。惟歐鵬侯蒙二人心中後悔只好努力向前只聽外面鐘响法明在前大喊殺出廟外人已圍滿那裡出得去。趙鵬手執兩柄大鎗當門擋住大喊道眾兄弟隨我進廟馮小江和金剛一齊答應馮小江使動單刀和金剛舞開雙鞭齊進往殺。周三是單鞭也隨後殺來外頭孫祥安魏永福各統帶五十名兵在前面圍住徐三宋三現時已保了外委各統帶五十名兵在後面圍住歐鵬着勢頭不好與侯蒙往後就跑。那法明甚是凶狠尚無懼色使着一雙戒刀直奔了趙鵬來廝殺。趙鵬忙把大鎗舉起招架兩個人殺了十幾個回合齊明就忙與錢頭陀左右夾攻一擁而上旁邊馮小江和金剛也上來幫趙鵬六個人對殺隨後又來了周三齊明是本式低鐵頭陀是病着已經敵不過更兼添上周三越發不行又聽得廟外人聲喧嚷一片聲殺齊明已身受重傷法明偷眼再一細找歐鵬侯蒙俱不見了。就知他二人不肯出力自顧性命由後脫逃了。暗想今日斷難活命。真若行過拙計自刎了罷。法明一面招架一面打算主意忽見後面嗖嗖的跳出兩個人來第一個白面長鬚精神滿足第二個紫黑面皮重眉大目花白鬍子年紀都在六旬上下前面是寶劍後面是一對雪亮護手鉤但見他二人舞動刀兵好似幾團白光滾滾來去兩下正在性命交關之際忽然添了二人趙鵬等一看並不是自己弟兄以

為是法明等一黨。誰知法明等更不認識。以為是官兵。只嚇得魂飛天外。不料那二人直奔趙鵬等殺去。只殺得趙鵬等四人勉強招架。漸漸要敗。又見隨後歐鵬侯蒙也趕了來。並聽歐鵬歎道。法師兄不必驚慌。我的師父二位來了。法明二人此時非常驚喜。見兩人老人。越殺越勇。暗暗稱贊。真好本領。覺得自己精神頓起。遂大叫道。我等不趁此時殺出。更待何時。說罷。就殺奔前門而來。白面長髯老者在前。舞動兩把寶劍。開路大嚷道。讓我者生。擋我者死。法明等三人緊緊跟着。魚貫而行。留下黑紫臉老者斷後。猶如幾隻猛虎。趙鵬等便知事情壞了。往外一敗。那一夥就殺出廟門去了。魏永福正督率兵官在外廟圍嚴。吶喊助威。不料廟內衝殺出一羣猛虎。把這些官兵。如切葱蒜。殺的一般亂殺。只見人羣裡頭。顛飛起飛。落魏永福嚇的不敢迎敵。讓開一條血路。遂使法明等眾人逃出。及至孫祥安趕來。趙鵬等殺出。已經把賊放出去了。大家抱怨馮小江道。我等帶着官兵。竟被他走脫。如何回見師爺。就是大人不在此。也不好交差。趙鵬道。我們不能管殺不過。只好還是追大取。只得追了一番。怎奈後來的兩個老者。武藝過高。趙鵬等都不是他的對手。眼着着要犯逃脫了。徐三朱三在廟後領兵跑來。彼此相見了。朱三道。我們聽見鑼聲。領兵將廟圍住。不意從外面殺進兩個老頭子。我二人殺他不過。只得容他跳牆進廟。周二歎道。若不是他兩個。還不至於走了。鑲頭陀我們四人。已經把鑲頭陀與那和尚都殺走了。就要被擒。誰想到半空出來這兩個禍根。不言大家掃興回公館。且說法明等跟着兩個老者。出離了龍潭虎穴。追兵又追了一次。被老者唬回。大聚不敢來了。鑲頭陀便向老者叩頭。並向法明等逐一磕頭道。大家遠禮。法明便問二位老者姓名。歐鵬道。這纔過來。給大家引見。原來只兩個老者。就是在地壇教歐鵬歐鶴的師父。白面的叫飛天虎李德芳。紫面的叫海底龍陳德明。二人皆會奇門遁甲。知道二徒弟有難。鑲頭陀與法明等。都不該這次就擒。故來相救。及至救出二位。就要告別。法明等不肯放。李德芳笑道。眾位還須早回去。不必客氣。難開這是非地方之好。歐鵬也苦苦攀留。說明大家都回清水寨。不料又出了一件意外之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欽差審案四遠名揚

活佛升天一朝事敗

話說鑲頭陀屢次蹈險。及水壽寺被圍。萬無生理。不料又有兩個老者前來搭救。大家逃出重圍。歐鵬懇請大家到清

水寨暫避幾時。大家應了。誰想到又出了意外之事。原來鐵頭陀一時應了替張七報仇。屢行刺不及。又是後悔。念自己羊角嶺病機已伏。想起當日在青蓮寺享福。何曾受過這般苦楚。又添外感。病發沉重。已是行走不得。大家又思調大兵來追。只得留下齊明陪他。找個僻靜小店養病。法明等同了歐鵬往清水寨去。且說安大人破了羊角嶺。擒了張七。拔營起程。班師回省。因顧師爺來信。云鐵頭陀近日在省城行刺不成。正在擒拿。恐大人回省。把他驚走。故此緩行。這一日已離省不遠。顧師爺到來。講說鐵頭陀得而復失之事。二人又談了近日公事。安大人道。賊盜之事。功已得。生至於詞訟之事。只因在外用兵。無暇料理。恐此番進遞呈者必多。非用心聽斷。使人折服不可。顧朗山道。聽訟一節。實不容易。安大人道。上刑通輕下服。下刑通重。上服有呂刑一書。可作法則。再加通之以情。情所不通。通之以變。變所不通。通之以誠。如此或不至茫無頭緒。顧朗山道。空說自易。實作則難。至於上刑通輕下服。即宥故無大之意。此甚可從。下情通重上服。即刑故無小之意。似不可泥。思以下罪而服上刑。稍失於溫耳。安大人點首稱是。二人談至更深。同榻而眠。次早。府來接。備着大轎。旗傘。扇。又有武官。帶着兵。嚮護持。鐘聲振地。喝道。喧天。尊嚴無比。威武可觀。安大人到了衙中。進內。見了舅太太珍姑娘。也接出來。檢點行裝。在半路已接了無數呈詞。至次日行香。一路攔輿。呈狀不少。當日晚上在書房。將狀詞批了十數紙。顧朗山自思。東家年少。才能就寬好了。只不知聽斷何如。且看了各呈批語。俱如老吏斷獄。不覺吐舌。再看一紙。首胞兄逼姦鄰女一呈。批云。逼姦之有無。不可知。兄弟之名義。不可絕。律載告欺尊長。難得實杖一百。仰濟南府將原告提案。折責四十板。具報。其牽連鄰女。事屬曖昧。消案不行。又一件係告父妾。欺父年老。抵盜家財之呈。批云。家財乃汝父家財。汝父不禁。其抵盜即非抵盜矣。本應坐誣。姑念愚民。比照子孫違犯教令。律杖一百。仰首縣折責具報。又有許多呈子。批語皆無不合。或准或不准。各有見解。朗山看了。心甚不服。次日。安大人坐堂審案。朗山已服其批。呈尚未觀。其審案如何。故藏在二堂的暖閣裡。只見安大人升堂。兩旁兒役。叫先帶。第一起假女蘭婚一案。原告周鏡涵。是個秀才。被告李治書。是個布理問街。假女是乳母之女。安大人問過口供。喚李治書。喝道。女果不假。便是你親生之女。豈肯自認乳母之女。誣證親父。據女婚說。是因僱資太薄。無有勝嫌。遂起疑心。用酒哄醉。盤駁出來。這是真情。本院如今只問你願打願罰。若願打。只一夾棍。四十大板。將真女交出。斷與周生成婚。

願哥出八百兩銀子補還粧奩。問你女兒如不願改嫁仍歸周生為正妻。如願改嫁任你另行擇配。李治書磕頭道。治生情願受罰。但女兒亦情願改嫁。只求大人開恩。准其另配。安大人道。必須你女兒當堂供出難聽。你一面之詞。當時發出硃籤。立刻喚真女到案。須臾喚至。八百兩銀子。隨着堂。安大人問真女道。可願嫁周秀才。真女回答不願。安大人道。你不過嫌這周秀才家貧。恐難度日。如今有八百兩銀子。也就不算窮了。況他是个秀才。豈無發達之理。怎麼還不願意。唬真女道。坐吃山空。八百銀子。也有用完之時。他前來我家祝壽。衣衫襤褸。氣得要死。我誓不願嫁他。如今又先娶奶母之女。添一氣塊。怎麼肯嫁他。若說這等窮鬼。都會發達。那日頭真要往西方出來。安大人大怒道。你竟敢這等回覆本院。本院只認是你父親主意。所以喚你當堂對質。誰知竟是你的見識。你嫌他是窮鬼。教你做一苦鬼。喝聲。便是一梭二十敲。真个叫苦連天。吩咐帶下去。又把周鏡涵叫上來問道。我看假女容貌不俗。不知德性如何。周生道。德性也還不錯。是个懂道的人。安大人點頭道。娶妻娶德。那真女相貌不濟。不相厚福之人。本院豈不能立押真女仍為你妻。但恐他不肯同你安靜過活。反為你之累。你領這八百兩銀子回去。即以假女為妻。不必復戀。此無情潑賤。從此置些產業。勤儉過活。發憤讀書。一朝發達。叫他父女後悔。方知日頭原有西出之時。也。周生連連叩首泣涕道。生員若不認真念書。以圖上進。不特為彼父女料定。亦深負老大人天地父母之心矣。含淚而退。朗山在暖閣後。不住點頭。又問了三四起。都問的確。當不易。從此遠近傳說。大有龍圖再世之名。顧朗山回到書房。見了眾幕友。傳說一件贊美一件。並云東家好處。肯自己收呈。自批。孫靜峰道。老朽添佐刑幕垂二十年。所見東家有折獄之才者。已經不少。但都在提審時。識微知著。於收呈前後。並不留心體察。不果假手幕友。批判往往以批語已定。膠守成見。遂至審出情偽。與原批矛盾。不免故意遷就。必有因而誤事者。大家議論一番。因缺頭陀走脫。雖是來的兩老者。武藝天大。究竟官兵不精。所以懸牌示期。看操。又寄信與田大人。定賞罰之格。石三百斤。三箭中一十矢。隔半跳躍至七尺。俱合式者。賞有一件合式者。免罰。全不合者。罰賞滿十分。該管官提陞。賞六七分以上。罰三四分以下者。賞功牌。賞罰各半者。免衆賞罰。六者。咨部議處。實三以下。罰七以上者。題參。分別降革。後寫着一行云。若按此格以行賞罰。恐至有罰無賞。莫如稍貶其格。使人易從。請足下酌之。田大人回信云。現在武備懈弛已久。即按原定賞罰。使人知懼。而勉成勁旅。庶可以有

大功矣。大人切勿從寬云云。至操演之日。多不合格。大約各省精壯兵弁甚少。又加以胃吃空糧。甚而十缺其四五。東省因怕安欽差風厲。故急招募補足數。安大人切實曉諭。加緊操演。各營稍有起色。從此軍容肅。詞訟清。聲名大振。京中為中堂。知道聖上前保舉安老爺來信。甚嘉獎。安大人連忙細寫了稟啟家信。並給老師回稟。自從回省半月。無日空閒。忽一日。接了兩張呈子。一張是本城南北村人張永。丟了一女。名喚小蓉。年十七歲。因北關聽戲。天晚未回。尋找了十幾天。不見音響。一張是泰安縣莊家莊。姓順。丟了兒媳。年十九歲。娘家在陽穀縣城北。姓劉。三月底娘家娶兒弟媳婦。他哥哥接他回家。至今未曾送回。叫人去一問。說是已經送回來。了一邊要女孩兒。且把個大兒子也丟了。一邊要兒媳。兩親家打起官司來。安大人收了呈子。就找顧師爺說。一張呈子。必是一人所為。恐有惡霸搶奪。以情隱藏等事。或是拐逃。顧師爺道。我平生角顧時。曾聽見周德勝四人在道路中說。有個承福寺。肉胎活佛。顯聖捨藥。和金剛等要去看。過寶跡。被周三攔住。他四人說過。何妨。叫他四人來一問。安大人道。我也恍惚聽見說過。於是忙叫人傳周德勝等。問話。四人一齊來到。安大人道。近日有兩個呈子。一個丟女孩。一個丟兒媳。據我猜疑。恐承福寺有些牽連。再者。你們在西關。未拿住法明。也思是一黨。顧朗山在旁點頭道。不錯。不錯。可命周德勝和金剛二人。帶健役二十名。捕快八名。並給他二人令箭一支。填寫批牌。即速起程。周德勝和金剛遵命。於次早裝束登程。到了承福寺。不遠。住在當住過的店裡。周三吩咐健役等。只在店裡守候。不可走漏風聲。並和命一同除去官軍打扮。換了便衣小帽。走到承福寺門前。貼着告示。為五月十五日戌時。本廟和尚坐化。報告諸山。屆期齊集。送佛歸西。周三和命二人看了。便進寺裡。察探見男男女女。挨肩擦背。俱是拜佛燒香的熱鬧非常。周三和命使了眼色。二人分路趁開往大殿。及各房四處。觀看。但見門戶重疊。年長的頭陀。與和尚。人皆臉滿肥腸。年少侍者。及沙彌。盡容光面嫩。和命隨着大眾。擁到一個所在。是五間大廳。正中三間。擺設禪坐。架起法壇。有一丈多高。四面都圍着朱欄。擋住閒人。不許進去。正面供個大香爐。香烟繚繞。如在雲霧之中。爐旁有幾個盤藍。堆滿香錢。這地下許多男婦老幼。爬着磕頭。壇上鏡板喧天。許多僧人。宣經念佛。那禪坐上一個和尚。合掌跏趺坐。又往那邊一看。周三也在那邊。與一個人說話。原來周三問了人。知道禪坐上的和尚。就是十五日坐化的那個和尚。二人因留心在那烟霧嘈雜之中。定睛細看。雖是模糊不清。覺那和尚有慈深。

之容。知道其中有異。二人前後抽身出來。向方丈中探聽。我看了一個十六七歲伶俐小沙彌。見他相貌標緻衣服齊整。知是方丈得意愛童。二人商量一會。便把他騙到外邊。周三假作送信。指着和尚道。他說有個鄉下人。帶着兩個女孩兒。是街坊家的。央我們送信與你。他二人要着活佛升天。如今現在李家店裡等着。他們說有個小和尚。是他們的兄弟。要請他去。把他們領了來。小師父可同我們去認一認。那小沙彌年紀也不甚小了。已嘗過女人滋味。聽說有兩個女孩兒找他。如何不喜。心中就懷不良。便撒謊道。咱便有兩個姊妹。不知是不是。就不是也是師兄們的。咱也可以領來。只交代明白便了。我就同你去。遂跟着周爺和尚。同到店中。周三把他引到客房。等一弩嘴。有伺候健役俱躲出去了。却爺便將房門閉上。周三便拔出刀來。一手揪住小沙彌的胸脯。喝道。但嚷一聲。便是一刀。不知小沙彌性命如何。耳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計出萬全藏嬌盡護

箕失一着首惡潛逃

話說周三將小沙彌誑到店中。閉門拉出刀來。要殺和尚。金剛一旁勸道。我們還是好好問他。不必動凶。若不是說。再殺他不遲。遂向小沙彌道。你只說是話。便饒你。小沙彌唬得面無人色。咱說什麼。周三道。只問你假裝活佛是誰。沙彌道。是姓劉陽穀縣北邊的人。周三道。你寺裡藏的女人有多少。在什麼所在。沙彌拌道。有。沒有。周三把刀連往腦門上擦。沙彌閉着眼道。咱說有有許多呢。都在禪房背後。地窖子裡。周三道。禪房背後什麼所在。如何進去。說得明白。便饒你。不說便砍下來。沙彌誑道。爺爺不要砍。咱說了。禪房背後有一尊達摩。是畫的。畫背後可進去。看地板踏看下去。周三收了腰刀。提那小沙彌放在床上。却金剛便來安慰他。把一牀被替他蓋好。吩咐道。你放心睡在這裏。有酒飯給你。不許聲張。如若聲張。仍然一刀兩段。等着三日後。活佛升天。放你回去。又叫過四個健役教來看守。周三便騎快馬回省。留和金剛在這裏。且說周三來到欽差署中。稟見大人。回明永福寺一切事情。顏師爺道。抄出方丈藏的婦女。那張永敬。今年仍須起程。又添派了馮小江。陸祿安。帶兵的是魏永福。帶一百名兵。於次日起身。不准傳揚出去。兵丁陸續而往。扮作各項生意。單說陸祿安。馮小江。約定周三。當日收拾行裝動身。我店住下。以便等候魏永福兵馬。仍是周三決

天地從來幻合 生身誰是命娘 今朝脫了臭皮囊 青山依舊在 綠水自然長
臺上臺下眾僧齊聲贊和 鐘聲喧響 闐成一片 又聽方丈喝道 大眾聽者 今日和尚圓寂

天地從來幻合 生身誰是命娘 今朝脫了臭皮囊 青山依舊在 綠水自然長
臺上臺下眾僧齊聲贊和 鐘磬喧響 闐成一片 又聽方丈喝道 大眾聽者 今日和尚圓寂

不踏蓮花歸極樂 不翻觔斗受災殃 寸絲無疣疽 四大總空亡 咄禪心不作沾泥絮 一點靈光照十方

不踏蓮花歸極樂 不翻觔斗受災殃 寸絲無疤痕 四大總空亡 此禪心不作沾泥絮 一點靈光照大千 眾僧敲磬聲 鼓齊念阿彌陀佛 方丈高唱道 今年今月今日今時 和尚自點神燈 焚化皮囊 脫離火宅 大眾中有善男信女 發向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以無量恒河沙等諸佈施 即得無量恒河沙諸利益 自從無始至於今日 所作罪孽 一切消滅 求富得富 求貴得貴 求壽得壽 求男得男 凡有所求 及諸意外 非敢希冀種種利益 過去未來 及諸現在 死生眷屬 俱得利益 即說咒曰 婆羅娑羅悉諦悉諦 伽羅娑伐羅羅伽悉諦娑婆訶

方丈宣咒已畢。眾僧齊聲念佛。男女各出佈施。有銀子有錢。也有布帛。爭先投獻。頃刻之間。堆積如山。收拾完了。方下臺。領着許多和尚。齊向高台立定。高聲喝道。和尚。和尚。來到分明去的。直提。此番回首。毫無糾葛。大眾有緣。各人努力。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彌勒佛。南無觀世音菩薩。

眾僧齊和三聲佛號。方丈搖響九連環。把錫杖望空中一指。只見烟霧之中。高台上閃閃爍爍。放出五色光彩。把眾人合掌參拜。連連念佛不止。死生塌地。送佛歸西。方丈及眾僧俱是閉目念佛。這時候周三和尚剛先是見的陸德安。馮小江二人。閃在方丈背後。那魏永福已領兵在旁。聽信周得勝暗暗的照應。人是齊了。即忙向後把手一招。飛身一躍。直上台去。馮小江率領各役一齊動手。一人手中一個灰袋。罩住一個和尚的頭。順手將帶上繩索。一拉袋口收緊。扣住咽喉。一粒一个。甚至利便。這方丈本有能為。也不易捉。無奈他閉目合睛。並未防備。袋一上頭。繩即勒緊。兩手發不出力來。四五个捕快。伏侍他一个。橫拖倒曳。如同牽猪一般。毫不費力。魏永福舉起令箭。兵丁圍攔。高叫現奉欽差令箭。兵丁圍攔。不累百姓。那本處人民。都不敢多事。都逃走了。和尚剛也上臺。見一个和尚往台下要跑。原來袋未扣好。被他把繩拔開了。和尚剛離着遠。一手未曾抓住。他跳下台去。往後逃走。和尚剛追下去。台上的和尚跑了兩個。三個。拿着二十餘僧。捕快一人牽一个。周得勝已背着活佛跳下臺來。陸德安已領二十多健役。先奔禪房。打開柵欄。一擁而進。房裡看守的幾個沙彌。驚慌無措。眾役將他們一一鎖起。不漏一个。打入後面。果有一幅達摩畫像。貼在板壁上。一脚踢開。奔進房去。揭起地板。直入地窖子裡。一看裡面燈燭輝煌。一排五六間房子。藏着嬌妖婦女。不計其數。也有歡喜的。也有愁悶的。見陸德安領人進來。唬得張皇失色。陸德安道。你們不必驚慌。有罪都在和尚身上。出去見官。就教你們回家。大家無奈。含羞帶愧。走出地窖來。暫且慢表。且說這廟裡本是大長住十方善地。後來有藏空寫法惠寺的和尚。法通來此遊方。把這廟內方丈害死。那法通本是綠林出身。練了一身硬工夫。武藝出眾。時常出來採花。他有一个師兄法靜。比他能為更大。然好練不好採花。曾兩次勸他。因此不合。他夜間採花。心還不足。又生出若許多主意。在他禪房後。安了地窖子。或搶或拐婦女。藏着許多。那張永的女兒。是手下人拐來的。還有個劉大之妹。即陸長順之兒媳。是他半路搶來的。連劉大一並搶來。他又帶着醫書。配些元散膏丹。派人在外貼報子。說活佛顯聖施藥。又

想了主意把劉大在地窖裏養到肥胖。把他治得口不能言。即把他交活佛。又交下一個助樂為虐的和尚。叫粉面如來。悟成。像貌甚好。也有些武藝。且通文理。收他作徒弟。兩人無惡不作。法靜着不上他。自己回了藏空島。還有一個下院承壽寺。是他師弟法明。於前幾天由省來信。說鉄頭之事。叫他防着。今天正值活佛昇大之期。與悟成商議。叫劉大為假活佛。悟成作方丈。哄愚民銀錢。那法靜在後面樓上飲酒。一見個小沙彌。驚惶失措。一直跑上樓來。說師太爺不得。外頭來了好些个官兵。官將把我師父拿口袋去了。把師叔他們也都拿住。又有人帶兵進禪房來了。接連又有老道來報。地窖子叫官找着了。又有小沙彌來報。師兄們都叫官人鎖了。始而法通聽見。尚欲迎敵。他已經扎縛利便。手使五明月牙鎚。下得樓來。繼而一想。大勢已去。不趁此時逃走。仍歸藏空島。更待何時。於是改了主意。那時陸保安等正前面大殿。審悟成等眾僧。並未搜索到後樓。所以任他逃脫。無人知曉。再說顧師爺隨後到了承福寺。此時馮小江已將方丈悟成等連拉帶扛到大殿內。先將繩子捆牢。後將灰袋解放。悟成等已被石灰搶喉。迷眼昏眩之際。周得勝已把活佛帶到大殿。用凉水解醒。陸保安已把婦女一齊帶到大殿。却金剛已將小沙彌及眾僧俱鎖在大殿外。聽候發落。顧師爺先取了活佛口供。實係陽穀縣城北民人劉大。被法通搶他妹子。並他也搶來。被刺為僧。口中塞着麻核桃。綁在禪坐之上。哄騙愚民。又審了臺下眾僧。供出五色亮光是硝磺藥節合成。自下而上。燒至活佛身邊。還有一尊松明的小像。腳踏蓮花。直飛入半空中去。已在劉大衣領中搜出當眾驗明。又供出劉大週身塗有異香。為的是燒化之時。必然香氣滿空。好使人民信心堅固。陸保安解上婦女們。也有出於無奈的。也有樂於在此的。也有羞見家中公姑丈夫的。喜有張永之女。劉大之妹。其中有無家可歸。婦女顧師爺命人代回省城。有隣近婦女。即連遣其歸家。又把地窖內搜出珠寶金銀。扛出米麥豆穀。都記明分載車上。惟有方丈悟成。被石灰搶昏。審問無供。顧師爺及陸保安等。都不知尚有法通。故而漏網。還是顧爺拷問眾僧。說你們這裡可有法明眾僧。道我們這裡無法明。只有法通。這才知道法通漏網。又往各處尋找一遍。毫無蹤影。大家起身。回到李家店。將要繫之犯。帶回省城。其餘都交陽穀縣婦女除張女。崔女。帶回完案。剩下的各自領歸承福寺。另招住持。大眾回省。稟見安大人。遂即會過顧爺。安大人甚喜。雖未獲着法通。究除承福寺。四處大盜已去其二。只騰了天月山白象嶺。此時武備已有規模。又想到文風。山東最好。

且自己本是督學使者。何以不出示觀風。於是先期告知。並不考文。只出策論經解詩賦各題。至是日來考者一千餘人。取超等十二名。特等一百六十名。一等六百名。二等二百名。三等四十名。題為漢武帝置博士弟子員賦以勸學興禮崇化勵賢為韻。江防海防策。維鳩方之解。劉晏論。梁鴻傳後。美人十詠。夏蟲十二詠。七絕五絕。以四藝為完卷。全作者聽。安大人結習難忘。自己高興作了七絕五首。送與顧朗山。徐靜峰。二位師爺看。吟咏一首。贊不絕口。即送與徐師爺看。忽見馮小江慌慌張張跑來說。大人有請。有緊要事相商。二人錯愕吃驚。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武備文修欽差馳譽

先難後易海盜投降

話說顧朗山徐靜峰正在看詩。只見馮小江倉皇而來。說大人有請。有要事面議。顧朗山道。大人找我等何事。小江道。今早東昌衛守備李豐元。于總張起鵬。來報海運糧船被劫。說是海盜。叫我來請師爺。速來商議。嚴拿海盜。朗山道。我等就去。當時約靜峰一同來見大人。安大人笑面相迎道。商纔東昌衛守備來報。說糧船被海盜所劫。那海盜姓歐。是兩個兄弟。還有別處漏網的大盜。也來幫助。顧朗山聽了道。那海盜姓歐。恐是歐鶴。歐鵬。其中還有鉄頭院。靜峰拍手道。不錯。請大人速即與田大人相商。趕緊派兵。千萬畫一善策。必須一鼓而擒。不但有鉄頭院。還有法通法明。我與和金剛訪拿鉄頭院之時。知道有个歐鵬。是清水寨二寨主。又有个法明。是承壽寺住持。那承福承壽。必一家。法通法明。自然是一派。誠一舉而三得也。非多派人去不可。視為大敵。方能有濟。於是請顧師爺出令。並請開看靜一上人的錦囊。也是今日恰值開第二封柬帖之時。安大人與顧師爺俱帶冠焚香下拜。恭敬折開一看。見上面也寫着八句詞兒。是時近中元。遇巧機關失三得二。三亦必還。以二引一。惟唐興衰。以二引五。破天目山。朗山大喜道。恭喜大人。此去七月十五。必然成功。且可得幾個輔佐。還有藉此破天目山之意。誠可喜也。上次破天目山。朗山大領應驗。此次必應驗。安大人聽了高興。徐師爺道。我正要着詩。被馮爺一去。未得細看詩稿。我還帶着呢。說罷。又取出詩稿。仍與顧師爺同看。見上面寫着題是美人十詠。七絕十首。吳西施。宮苑君臣百事驕。漫將亡國各纖腰。伯符公瑾開江左。未必娉娉沒二喬。息夫人云。懷陰強鄰肆楚歌。包羞頭項舊絲羅。可憐一國魚軒貴。不及民間謝小娥。早文君云。幾年黃鶴也無傳。底是憐才賦好逑。一曲琴心違禮法。芳名終古誤風流。孟姜女云。萬里城邊萬骨枯。始皇枉作萬年圖。千秋青史紛紛論。只

有齊人善哭夫王昭君云黃沙白草望無邊絕塞琵琶絕可憐自是官家多怪論非關圖書誤嬋娟處美人云四面聞歌顧影顰紅顏不惜委風塵江東從波知多少拔劍殉君一美人孫夫人云信有人間作婿難劍光如雪洞房寒蘆花江上私歸去節孝原來不並看蔡文姬云忍耻胡中十二年餘生重觀漢朝天惜他一樣儒家女獨讓班昭耀史編梁綠珠云拚向朱樓墮此身身心俠骨付灰塵李論果是奇男子焉肯遺殃到美人楊貴妃云雨淋鈴曲作秋聲正好仙山賦定情天上夫妻能久住莫來人世誤長生又有題是夏蟲十二詠五絕十二首蜻蛉云亭亭去復回雙飛點水急中庭微雨暗美人花外立知了云鳴鳴夕陽西深深萬柳堤居高聲聞遠止鮮擇枝棲蜘蛛云兩腹是經綸寄人矮檐下結成一片網閒看自投者蝸牛云獨見清涼致常依水石間何如息靈觸高處寄身閒螳螂云聲距捕鳴蟬綠枝附高樹自鳴得意閒能無黃雀懼蚱蜢云趙躍龍邊飛田原草正肥是誰翻書讀刺繡上羅衣螢云向夕頻招扇何年照讀書院涼人久坐花底一星初蟻云行磨數無已穿珠智若何南柯休喚醒富貴夢多蛾云艷魄云曾化修眉或入纖微軀何足愛底是苦趨炎蠅云鑽營果何謂揮去復飛來逐臭不知醜楊楊拜賀回蚊云利嘴善迎人噴膚為飲血長喙能幾時反掌身俱滅蛙云擾夢六更亂驚人兩部聲偶然潛井底休作不平鳴當此之時孫靜峰看了佩服之至朗山道所詠十美各有議論俱極巧妙所詠夏蟲別有寄託俱極精深大人必於此道用過工夫安大人道工夫不敢說有我愛散體不愛試帖愛今體非不愛古體也無筆力無氣魄所以古體不工究是薄弱之故我於前輩拜服者如陳白沙王漁洋查初白厲樊榭諸公皆可追踪唐宋至於時下袁趙程張亦可以步後塵朗山點頭道大人明論極是俟刻校士鍊時將此二十二首刻在前靜峰道大人必有稿子暇時定當借觀安大人搖頭道小弟不敢刻稿現時名公卿到晚年必有一部詩集前面刻着許多序與題詞後面必有跋語可厭之至朗山道前在書架上看見大人試帖稿子已經細梓讀了擬於異日奉校代為刻板靜峰道明日可賜我一一看朗山道其中佳句甚多如天是鶴家鄉之雁容如島佛清夢醒坡山低飲銀河水高冲玉宇烟楊州曾到否一笑解腰纏又雨放一村新笋稍之竹催先後笋林放短長梢疎難搖月碎嫩不受風敲村舍新添與多之幾家流水住深巷夕陽遲落葉滿階紅不掃之紅殘燭不掃碧落恨無涯鴉點凌寒霽燕脂着色佳楚香告天之檀心溫宿火鐵面冷秋霜皆可傳之我尚有忘了的安大人道二位

讚的未免太過。使我適增顏汗。文事今為不急之需。俗們還是講武備罷。清水寨之役不可遲延。後日即須起兵。可命褚一翁為帥。趙鵬為先鋒。陸保安為後應。却謝為左右翼。魏永福為祥安為中軍護衛。帶五百人馬。仍是改裝而往。不可張揚於外。使彼遠揚。顧朗山道。如此甚好。可命人傳去褚一官等。遵令料理行裝。後日動身。至後日清早。大家改扮了。辭過大人師爺。請了訓示。各帶隨身家什行李。褚一官又叮囑馮小江。就命帶過坐騎。眾英雄各自上馬。褚陸趙謝和五人。帶了精壯兵丁。並自己從人。都是客商打扮。離了省城。往太平瀆而來。路上說笑。頗不寂寞。只是天氣炎熱。太陽猶如火炭。走了五十里。將近未時。方才有了市鎮。眾人又渴又飢。且汗已涇透。看見一家酒店。各人下馬。褚一官道。天氣甚熱。我們後面天棚底下坐罷。可以涼快些。却金剛說。大家進去喝酒。保連把打臉水泡茶。謝標又要了一大碗冰擺在桌上。褚一官吩咐酒菜。揀好的拿來。我們從人都吃。他們外面吃罷。不多時酒來了。十壺茶擺一桌。眾英雄就喝起酒來。褚一官一面喝酒。一面觀看屋內。只見靠窗戶一張桌子。坐着一個年輕人。不過二十多歲。生得濃眉大眼。巨口闊腮。身材雄壯。下面坐着一個三十多歲。十分眼熟。似乎認識。却使個伴當模樣。二人都赤着膊。窗檣上搭着衣衫。主僕兩個時刻賄着這邊五個人交頭接耳。好似做眉做眼的評論。陸保安湊到一官面前。輕輕的說。一爺你看下首。這個三十多歲的好像石敢當相。褚二官點頭道。是那今年紀大的。忍不佳了。向着金剛道。兄台莫非姓和麼。我看看你面善得很。和金剛猛然想起。拱手道。石大哥。你這年可好呀。俗們總沒有見了。這時候在那裡發財。那人剛要答言。那二十多歲的與他使眼。那姓石的含糊道。現在沒事。說罷扭頭過去了。二人即算過酒錢。匆匆的出了店。褚一官等遂即着還了酒賬。從人也都齊備。各自上馬。出店跟下來了。恰好同路。晚上恰巧與那二人同住一店。褚一官悄悄告訴金剛。叫他盤問姓石的。必曉過了。那二十多歲的方行謝標。說他是石敢當的哥哥。我也認識他。這店叫順隆店。夥計迎接眾英雄進店。住在五間上房。倒也寬闊。一切吃酒洗臉。不必煩絮。姓石的二人住小西院上房。兩間。眾人飯後。正在脫衣乘涼。見姓石的由小西院出來。和金剛過去。兩人一談。甚是親密。因問石大哥。你同走那人。是誰。石大悄悄說道。我告訴你。他姓將名和。他販私鹽。後來作海盜。現請投清水寨。因上月搶了糧船。故教他來省探聽安大人。那裡發兵不發兵。却金剛問。若有人要破水寨。容易不容易。石大道。我到清水寨不久。却知之甚切。若破此寨。倒

有些棘手。那寨周圍都是水。若無船不能過去。在中起一片平陽之地。而且港汊極多。四面皆有蘆葦。深淺不同。若道路不熟。就是有船也過不去。及至到了岸上。都是小路。東一條西一條。兩邊沒頭沒腦的蘆葦。望不見前面去處。有路有好走。有路就不通。若進了寨。路徑更難。非深通水性。本領高強者不能成功。石大又道。你們此來並沒有船隻。到了清水寨。誰給你們預備船。此是要緊之件。謝標也趕過去行過禮。就說道。此事豈若就求石大哥。給借個僱船。可以行不可以行。石大哥千萬念舊日之情。況且破寨第一功。石大低頭不語。一會子說我暗暗他去。時候大大他要疑心。却謝回至房。說起石大似有允意。倒是好機會。褚二官道。候那人睡熟。你找石大。將話說明。果然待至更深。却謝與石大定妥一切。且說了暗號。次早各散。一日到了清水寨。離十四五里之遙。投店歇下。店門口貼起暗記。叫魏永福等好我再說。趙鵬到晚間。俟席散後。拉了陸保安。到冷靜所在。說到我與一個姓唐。一個姓袁的交好。他二人也是清水寨兩員大將。今晚我與你去走。若說降唐袁二將。則破寨不難矣。豈不是奇功。陸保安聽了大喜。到二更以後。俟眾人睡熟。趙陸各帶兵刃。悄悄出來。走不多時。已到灘邊。但見一片大水。望見對面一座大寨。只得鑽入水內。泗着水來到對岸。只見水葦內搖出兩隻小船來。趙鵬等伏在水邊。等他船過去。就從這條港進去。約走半里。趙鵬透出水面一看。兩岸都是葦子。並無道路。趙鵬道。我們走錯路了。陸保安道。我同你回去罷。二人從新出來。在水底摸着行走。誰知走來走去。都是淺灘。並無出路。路纔慌張起來。趙鵬出主意。望着葦子走去。必定到了寨門。二人議定。就向水葦裡走。無奈難走。水底深淺。勉強上上岸來。走得遍體泥。葦葉好比利刀。劃了滿面血痕。那知到岸上更不好了。並無路徑。雖有夜行術。亦難施展。此時進退兩難。忽聽一聲响。一齊跌入陷坑。旁邊林內出來二人。一聲喊說。拿奸細。立刻奔到二十多個壯丁。都用拿鈎飛抓。望坑內亂去。將趙陸二人橫拖倒曳。捉了上來。眾壯丁用麻繩四馬攢蹄。把二人捆了結實。帶進寨裡來。是晚正是袁聲萬唐振聲二人巡更下夜。聽說在東柳灣陷坑內捉住了奸細。二人忙來。及至看見兩人。奸細滿面泥痕血痕。好似活鬼一般。袁聲萬走下來。拉住辮髮。將臉面細認。不覺哎呀一聲。唐振聲拉了他一把。袁聲萬就不言語了。於是對莊丁說。天太晚了。將奸細存在我們前寨。候明天清早。我們同你等去見寨主。再審他不遲。莊丁脫了千條。豈有不願之理。袁唐俟莊丁去後。這纔命人將趙鵬放了。趙鵬見是袁唐。更歡喜不盡。把陸保安為人也。

說明白了。遂即放起來問明來意。趙陸將是話說了。袁唐背着趙陸議一番。想跟着強盜。終無出頭之日。不如歸順安大人。煩趙陸引進。可得官職。以後還有升騰之日。主意已定。即向趙陸二人說明。二人大喜。用薰香將二歐薰透。劫到店中。用言苦勸。大家央求。大約不能不從。那時豈不功勞更大。袁聲萬道。你犯事者太易了。即使兩個寨主都易勸說。那後寨二位夫人。二位小姐。亦不易辦。趙鵬道。勸寨主在我身上。勸後寨在你等二位身上。如何。袁唐應了。趙陸二人假作歸降。袁唐引見二歐。即派趙陸在寨中為將。信而不疑。再說店中。褚一官等次日清早。魏永福二人領眾兵將都到了。一找趙鵬陸葆安。並無踪影。他二人兵器也都不見。褚一官就頓足道。這兩個鼓子。准偷進了清水寨。必然弄出不好來。此時不見回轉。是被人家拿住了。却金剛道。不要慌。事已如此。只好想法救他們。且等今夜。我先去探個虛實。見機而行。褚一官道。你要去。可小心。為是你再不回來。就賸到我與老謝。謝標笑道。他不能不回來。因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一官點頭道。是呀。却金剛收拾妥當。笑着就去了。是夜正是中元佳節。水村都要放河燈。十分熱鬧。天又二更外面傳進話來。說田大人到了。褚一官吃了一驚。不知田大人為何到此。連忙齊隊出迎接。進中軍入座。褚一官率領眾兵將參謁已畢。田大人就問。目下軍中事情如何。褚一官把現在情形細說一遍。田大人細眉道。顧師爺叫我趕忙來。此說是我到了。這裡你們這裡事情。就成功了。叫我帶了要犯進省。必有許多將才。藉此可以破天目山。此時安大人已同顧師爺大家往天目山住紮去了。我們一同起身。還叫得。信急去報捷。我今聽你這話。離成功甚遠。何以此次顧師爺話不靈了。褚一官也猜疑了半天。本來先來的五人。倒失陷了兩個。又去了一個。不知怎樣船隻有無。道路生疏。初來未打一仗。離成功太遠。此時田大人到。勞就近三更吃飯歇息談話。不覺天已大亮。外面報進來說。陸葆安趙鵬却金剛一齊回營候令。並帶着降將五名。拿獲賊首惡犯二名。田大人褚一官聽了。又驚又喜。原來歐鵬西關被殺之後。留他師父。同上清水寨。他二位師父就私下與歐鵬說。清水寨雖好。不可久戀。宜早回頭。歐鵬並未介意。回寨後。思具有事。就將和去探聽。總未回好。又叫小伙計石大去我。不一日。蔣和石大回來。說已經派人來了。不多。歐陽等也未在意。這晚報東柳灣拿着好細。次早唐振聲來說。奸細投降。人才出眾。寨主理宜陪待。周到。歐鵬允了。袁聲萬同趙鵬陸葆安來到二寨主降階相迎。拜了大寨主之後。大家相見。擺酒款待。趙鵬與袁唐四人已經打成一路。不料